

忧伤只是淡淡的

——时国金《此心安处是圩乡》读札

诸荣会



《此心安处是圩乡》

时国金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圩乡,我相信多数国人对此是陌生的,且无论是语义形态的,还是实际形态的。“圩乡”的“圩”字常被读成“xū”,由此可知,知道“赶圩(墟)”的人要比知道“挑圩”的人多得多。从这一意义上说,时国金这本《此心安处是圩乡》,首先是让许多圩乡的陌生人有了一次感性了解圩乡及圩乡人生活和生存的机会;同时也让那些从圩乡走出的人,有了一次回望和回味的机会。

从圩乡走出的时国金,其笔下的这本《此心安处是圩乡》,无论是浪漫的回忆,还是现实的追思,无论是人事的记叙,还是风物的探寻,甚至是一些风物的介绍和饮食的品味等,总让人觉得其中有一种挥之不去淡淡忧伤,其或隐在人事的背后,或潜在时间的深处,或弥漫在字里行间。

回忆性内容的篇什,占据了《此心安处是圩乡》的主要篇幅,如第一辑五篇(另外三辑中的相关篇章中也多有涉及),既将其放在开篇,此中篇章也应该为时国金自己最为珍视。在这一组作品中,时国金的回忆可谓甜蜜,“一船青年男女荡桨而行,去看露天电影”“电影散场,船悠悠地行驶在回去的沟面,清冷的沟水犹如月辉下的笛声……”(《小船情缘》)如此甜蜜回忆中还掺着一种属于圩乡的浪漫,且这份浪漫或许比电影本身给人留下的印象还要深刻吧!“春天的水满沟满塘,两岸的田野是一望无垠的油菜花,金黄一片,装满课桌的大船,行驶水上犹如一座小山缓缓地在花海中移动,人在甲板上,满眼春色,满鼻清香。花海中,学生们仿佛也被感动了,居然唱起了歌……嘹亮的歌声中,这只满载课桌的老船终于到了中联小学。”(《生产队了大船》)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曾想某个夜深人静时段,时国金写下它们时,鼻子里应该也会闻着那湿湿的油菜花的清香吧!“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像幽灵一样游荡着,逢河就下水,见塘就摸蚌,半天下来,收获却甚微。大家都有疲惫之意。一行人有点像乞丐,但又比乞丐

富有,袋中有米……我们在道路拐弯处停下脚步,马马虎虎地安宫扎寨……晨曦初露,我正睡得蒙蒙眈眈,听到水根尖着嗓子催大家快起来……这时大家才发现水根变声喊起床的秘密:原来我们昨天夜里睡觉的壑埂竟是一片坟岗……”(《碧水盈盈珠梦远》)写下当年这荒唐一幕时,已年过半百的时国金一定仍会禁不住一笑的吧!类似的回忆确实甜蜜,然而,与甜蜜一同浮起在心头的,应该还会有别样的滋味。对于时国金来说,当年与自己一同划船的那班圩乡伢子多数已不知东西,就是自己,“离最后一次在圩乡划船,一晃也二十年过去了”;为圩乡伢子载来课桌的那条“生产队的大船”,那一次竟然是它最后的一次航行;那一群怀揣着珍珠梦的少年也早已不再年少,他们潜过的那些碧水,也早已不再盈盈……这一切,怎么不让人心生感慨和忧伤呢?

如果说回忆的滋味常常是一种带着淡淡忧伤的甜蜜,那相比之下直面现实的结果总是那么的残酷。

时国金生在圩乡,长在圩乡,又长期在圩乡任基层干部——这是一份不得不时时直面现实的工作,因此,他比一般人见过更多圩乡人生活的艰难、痛苦和无奈,甚至可以说之于圩乡生活的每一条肌理,他都比一般的圩乡人更熟悉。花季少年,为了“把头天稻田里没有完工的两趟田的草薅完”,十六岁的生命之花竟然独自凋零在了圩田(《长忆稻花香》);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赵平宋,为了抢救落水的同事,来不及脱掉衣服跳入水中,“生命在这水乡永远定格在三十二岁”。刘宗胜老师,划着船送八名学生放学回家,眼望着就要靠岸了,“一阵横风,巨浪袭来,一船人全部落水,刘老师在水中努力搜索着学生,一个,两个,三个……只有刘老师和芮腊香不见踪影……后来,刘老师的尸体被打捞上来时,他的一只手还紧紧地攥着芮腊香的胳膊。”(《师心如船载明月》)时国金在写下这些时当然已成回忆,但都是他曾直面过的活生生的现实呵!

今天的时国金早已走出了他的圩田和圩乡,平时多数时候都身处李白笔下“如画里”一般的那个山城中,但他仍不时还回到他的圩乡,他的这本《此心安处是圩乡》实际上标注了他今日与圩乡的一种距离和关系——若即若离的一种审美关系。意大利作家措德勒曾说过,故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为深爱着的不幸。时国金与圩乡间的这种审美距离,事实上将他心中圩乡的种种“不幸”过滤掉了不少,留下的似乎只有“深爱”,即使是那份乡恋、乡思和乡愁的忧伤,竟也是淡淡的。不过这种淡淡和忧伤之于文学来说倒正好!

人间值得

——散文集《江南四时变奏曲》自序

子薇

人间值得,写下这四个字的时候,我想起了逝去的母亲——那个在田地里、山头上劳作了大半生的母亲,那个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母亲,那个对于生活高度热情高度热爱的母亲。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五个日子,母亲宛如一只织布的梭子,日复一日地穿梭其中,既轻盈又忙碌、既快乐又辛苦,她虽只是一个妇人,却仿佛屋宇中的椽,是整个家庭坚强的支撑、我们姊妹五个坚定的依靠。

清晨,严寒的冬季,我和弟弟还睡在床上,母亲已经拿棒槌敲开厚厚的冰层洗好一大篮子衣裳回家了。灶间、堂间响起乒乒乓乓的声响,清醒过来的我赶紧穿衣裳起床。被米汤水充分浆过的衣裳,母亲拿手拧干,一件一件地晒到门口的竹竿上。母亲的手赤红色,仿佛两只红透的胡萝卜。我问母亲,“疼吗?”母亲微笑着摇头。其实,我心里明白,那手是有着些微的疼的,不仅仅是疼,还痒,仿佛无数的针尖在手上扎着,刺疼,刺痒。

母亲不是不怕疼,只是,在冰冷刺骨的水里洗衣洗菜那样的刺痒刺疼于她来说,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母亲痛感的阈值相当的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我所知道的生孩子的疼,于她来说都不算什么。我们姊妹五个,母亲十月怀胎,都是在田地里做农活到胎儿临盆,是疼痛让母亲捧着高高挺起的肚子尽可能快地往家赶去,然后接生婆快速到来。生孩子的过程,虽然惊心动魄,母亲却是格外的安静。我所能真正地感受到母亲的疼痛,是她的腰疼,腰伤一旦发作起来,她整个人就会勾下去,身体弯曲得如同一张弓。

母亲的腰伤是老伤。我读初一时,她旧伤复发,是因为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日子里,我们家的草房顶被狂风掀翻得支离不堪,雨水从房顶汹涌地漏进屋子里。母亲顶着狂风暴雨携着粗重的麻绳架着木梯奋力爬上房顶,将房顶上的稻草一一整理归位后,固定好一根根麻绳的中段于房顶的正中,再将麻绳的末端分别从四面八方甩下去,然后爬下木梯,将麻绳的末端牢牢地拴死在她之前搬来的沉甸甸的山石上。上上下下惊心动魄的好一顿忙碌,母亲的腰再次被拉伤了,腰伤令她行动时剧烈疼痛、苦不堪言。

我没有见过母亲年轻时的样子。母亲生下我时,41岁,生下弟弟时,已经43岁。我从来没有觉得母亲多么的漂亮,但是,她做事利落,且少有的爱干净。天暖和了,母亲的上衣一准换上浅色的,要么白色,要么浅蓝色,棉布的,或者说是竹布的,大衣襟,盘花扣。那些盘花扣都是母亲亲手打出来的,打一截拿针线缝一截固定住,那针脚,又细密又紧致,然后她把打好的盘花扣亲手钉在衣服上。曾经听到村里人夸赞母亲:武能上山砍柴、拓土墪(砌墙用的),文能纺线绣花;再就是干



《江南四时变奏曲》

子薇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2月出版

净,哪怕只有一捧水,她都把自己还有我们这些孩子洗得清丝丝的。

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吃饱饭都是奢望的年代,母亲起早摸黑地把自家的菜地种得满满当当、不留一处空隙。收获季节,能腌制的各种菜蔬大篮大篮地被摘回家,经过一道道工序,母亲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整齐码放到大口大口的坛坛罐罐里。菜蔬淡季,那些腌制入味的咸菜就派上了大用场,一家人不说吃得好多好,但至少不用吃精淡无味的寡饭了。我们姊妹几个,因为“母亲牌”沃土的滋养、“母亲牌”泉水的浇灌,得以茁壮健康成长。

55岁时,母亲来到父亲身边,她让父亲帮她在后勤部门找了个差事,去学校食堂干活。此后的岁月里,无论春夏秋冬,母亲一早便去食堂,做饭,切菜,洗菜。有时候,她甚至还要挑着大篮子的菜去河边清洗。我问母亲苦不苦累不累,母亲说:“再苦再累,还能有在中院村上山砍柴、下田挖泥巴苦累吗?”

年少时,并不能感受到母亲的不易。后来,自己成家,想到那些年,母亲一个人,我们姊妹五个从怀胎十月到出生到长大成人,一大家子人要烧的柴火、要吃的粮食、要吃的蔬菜、要清洗的衣被、要穿的鞋袜,母亲不仅应付得从容,且还能够养猪、养狗、养鸡、养鸭,就觉得平凡的母亲真的不平凡。时常在恍惚间,我总疑惑着母亲不止有一双手、两条腿,否则,那么多的事情,家里家外的、天上地下的、山上田里的、堂间灶间的,她何以能够应对得从容、一丝不乱?

就这样,日月四季、星辰节气、做人做事、锅灶田畈、缝补纺棉、做鞋洗衣等零零总总,母亲仿佛种豆子似的,一样一样地种植进我幼小的心田里,使我懂得了识人晓事、体味自然,感知光从天上来、泉自地下起,让我在简单粗糙的日常里,悟解美好,珍惜周遭的点点滴滴。

“活着值得”,母亲生前说;“人间值得”,我对天国的母亲说。